

漢郊祀歌〈帝臨〉章「帝」義考辨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Han Jiao Si Song <di lin> chapter

殷 善培* · 吉村 誠**

YIN, Shan-Pei, YOSIMURA Makoto

(摘要)

〈帝臨〉是漢代郊祀歌十九章中的第二章，郊祀歌中「帝」僅見於此，緊接於〈練時日〉迎神曲之後的「帝」該當何解？例來有不少爭議，或說是天神之尊者、或說是天子、或說漢高祖皇帝、或說是五帝中的中央土，異解紛呈，莫衷一是。本文將諸家異說逐一考辨，支持此帝為「中央土」，唯此章與後四章標明「鄒子樂」者並非同時之作，應是後來為與後四章組合成祀五帝的組詩而添加的作品，是以與後四章形同而神異。

(Abstract)

<di lin (帝臨)> Nineteen Suburban Sacrifice Songs of Han Dynasty is the second chapter in the Suburban Sacrifice Songs "di (God/emperpr)" only appear here immediately to <liang shi ri (練時日)>. Who is the "di"? Since ancient times, there is a lot of controversy, some scholars advocate the Venerable gods, some scholars say that the emperor, some scholars say that the emperor is the emperor of the Han Dynasty, some scholars say that is five gods in central god, there are very many interpretations without a certain consensus. This thesis will be discussed in detail various ideas the came to conclusion here of "di" is the "central god", but this chapter and the next four chapters of the work, "Chow Tsz Lok (鄒子樂)" is not the same period, should be later and for after four chapters combined into a ritual of poems of the Five gods added work, and so after four chapters and look similar but in fact are not the same.

《漢書·禮樂志》記錄了西漢郊廟禮制中的兩組重要作品：〈安世房中歌〉十七章及〈郊祀歌〉十九章，這兩組作品在漢代樂府中有極為重要的地位，兩者構成了郊祀歌與廟歌樂章的典範，無論在形式或內容上對後世郊廟樂都有重大影響，尤其是〈郊祀歌〉十九章，唐以前歷代郊祀歌多見模仿的痕跡¹。

〈帝臨〉為漢郊祀歌十九章的第二章，緊接在〈練時日〉之後。〈練時日〉為迎神曲，開篇的「練時日，侯有望；炳薈蕭，延四方」

相當於《楚辭·九歌》中的〈東皇太一〉的「吉日兮辰良」，其後迎神、娛神描述有明顯模仿〈九歌〉痕跡²，但接下來的〈帝臨〉、〈青陽〉、〈朱明〉、〈西顛〉、〈玄冥〉五章，皆為四言詩，每章十二句，體例畫一，與〈練時日〉風格迥異，也與同為第七章〈惟泰元〉畫然有別。郊祀歌十九章中完整的四言詩除這六章外，還有〈齊房〉（第十三章）及〈后皇〉（第十四章），這兩章，每章八句，篇幅較這五章少三分之一。〈齊房〉為頌瑞之作，在八章四言詩中與

¹ 參見殷善培〈唐前郊祀迎送神曲的形成與演變〉，收在《文學新論》（嘉義：南華大學，2013），第17期。

² 〈練時日〉章考釋，參見殷善培〈漢郊祀歌迎送神曲章考釋〉（會議論文，未刊稿）

* 淡江大学文学院

** 山口大学教育学部

其餘六章的題材差異最大，〈后皇〉為祀后土之作，與〈帝臨〉等五章題材接近，但何以安置在〈齊房〉與〈華燂燂〉之間？這意味與〈帝臨〉等五章並不相屬？篇章安排是否有一定的結構，值得進一步推敲，是以〈后皇〉篇暫置不論，先將焦點放在相鄰的這五章四言作品。

在探究〈帝臨〉這五章作品時，首先要面對是「鄒子樂」的問題。《漢書·禮樂志》在〈青陽〉以下四章章末題目下空數格標明「鄒子樂」，但〈帝臨〉章並未出現這三字，因此這五章是不是同一系列就頗有疑問了。所謂「鄒子樂」，歷來多以為是鄒衍或鄒陽所作，王福利分別從古人署名之常規、古樂的稱謂、漢時「鄒子」之稱特指「鄒衍」、鄒衍學說對董的影響及其在武帝朝的地位、《樂府詩集》所載樂歌的慣例等方面論證了「鄒子樂」不是指作者而是指是所奏的樂名，其說甚辨，值得信服³。只是樂用鄒子之樂，辭未必即是鄒子之詞了，其間仍當有所區別的，這好比後世的詞牌、曲調與詞的關係了。

若再考慮《史記·樂書》記載：「漢家常以正月上辛祠太一甘泉，以昏時夜祠，到明而終。常有流星經於祠壇上。使僮男僮女七十人俱歌。春歌青陽，夏歌朱明，秋歌西，冬歌玄冥。世多有，故不論。」⁴〈青陽〉以下四章分明是四季之歌，且從「世多有」一詞來看，似乎是西漢前期祭祀時常見的曲目，類似的記載亦見於《後漢書·祭祀志·中》的五郊迎時氣，〈朱明〉四章分別與四季相配以祭青赤白黑四帝，祭黃帝則是：「先立秋十八日，迎黃靈于中兆，祭黃帝后土。車旗服飾皆黃。歌〈朱明〉，八佾舞雲翹、育命之舞。」值得注意的是，迎黃靈時仍在夏季，所以歌〈朱明〉、舞〈雲翹〉都是迎夏祭赤帝的規矩，但多了迎秋氣的「育

命」之舞，這裏未見〈帝臨〉的踪跡。不過，同樣是《後漢書》，〈禮儀志·中〉的記載就有不同了⁵：

先立秋十八日，郊黃帝。是日夜漏未盡五刻，京都百官皆衣黃。至立秋，迎氣於黃郊，樂奏黃鍾之宮，歌〈帝臨〉，冕而執干戚，舞雲翹、育命，所以養時訓也。

〈禮儀志〉、〈祭祀志〉同為晉司馬彪所述，為何在五郊迎氣的說法上對是否歌〈帝臨〉出現了落差？若再參考〈祭祀志〉中說「凡樂奏〈青陽〉、〈朱明〉、〈西皓〉、〈玄冥〉，及〈雲翹〉、〈育命〉舞。」至少郊祀時〈帝臨〉是不歌的，東漢迎氣時是否歌〈帝臨〉，文獻僅此一見，未能詳考。

由此看來〈青陽〉以下四章是兩漢皆通用，行文亦頗一致一開端都直接點出季節，「青陽開動」、「朱明盛長」、「西顛沉湯」、「玄冥陵陰」與〈帝臨〉章的「帝臨中壇」頗不一致；且〈青陽〉等四章的〈月令〉氣息明顯，〈帝臨〉章就沒有，茲以〈帝臨〉與〈青陽〉對比為例：

帝臨中壇，四方承宇。繩繩意變，備得其所。清和六合，制數以五。

海內安寧，興文匡武。后土富媪，昭明三光。穆穆優游，嘉服上黃。

青陽開動，根莖以遂。膏潤并愛，跂行畢逮。霆聲發榮，巖處頃聽。

枯槁復產，乃成厥命。眾庶熙熙，施及夭胎。群生嘒嘒，惟春之祺。

³ 王福利〈鄒子樂乃所奏樂名考辨〉，《郊廟燕射歌辭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頁70-88。

⁴ 《史記·樂書》雖非司馬遷所作可能是出於褚先生所補，但這則資料亦大致見於《漢書·禮樂志》，無礙於資料的證據力。

⁵ （劉宋）范曄撰；（唐）李賢等注；（晉）司馬彪補志；楊家駱主編《後漢書》（台北：鼎文書局·民國70年），p.104

〈青陽〉全章緊扣春季月令而展開，但若比較〈月令〉的「中央土。其日戊己。其帝黃帝，其神后土。其蟲裸，其音宮，律中黃鐘之宮。其數五。其味甘，其臭香。其祠中溜，祭先心。」〈帝臨〉篇僅就「其神后土」及「其數五」發揮，「帝臨中壇，四方承宇。繩繩意變，備得其所」四句不似專就中央土而說的；且與〈青陽〉相較整篇的行文風格較為板重，不如〈青陽〉章的開闔有節。從這些跡象看來〈帝臨〉很可能為與〈青陽〉等章相銜結而做的，乍看頗形似，但細繹則精粗有別矣！因此若說「〈帝臨〉一章與〈青陽〉四章，章法絕類，蓋五篇共序五帝，此亦鄒作可知。」恐怕是有待商榷⁶。

再從尊稱上看，從〈練時日〉中反覆出現的「靈」字轉而為「帝」⁷。郊祀歌中的尊稱，有靈、帝、神、泰一（泰元），「靈」出現在五章，「神」出現在五章，「泰一（泰元）」出現在兩章，「帝」僅出現在〈帝臨〉章，茲列篇章如下⁸：

「靈」：〈練時日〉、〈惟泰元〉、〈天地〉、〈天門〉、〈赤蛟〉

「帝」：〈帝臨〉

「神」：〈惟泰元〉、〈天地〉、〈天門〉、〈華燂燂〉、〈五神〉、〈象載瑜〉

「泰一」、「泰元」：〈天地〉、〈惟泰元〉

一、「帝」為「天神尊者」：

唐·顏師古（581-645）注首二句為：「言天神尊者，來降中壇。四方之神，各承四字也。」⁹釋「帝」為「天神尊者」，但所謂「天神

⁶ 鄭文《漢詩研究》（甘肅：甘肅人民出版社，1994），p.44-45

⁷ 〈練時日〉章「靈」字一共出現了七次：「靈之車」、「靈之下」、「靈之來」、「靈之至」、「靈已坐」、「承靈億」、「靈安留」。

⁸ 〈朱明〉有「百鬼迪嘗」，〈帝臨〉、〈后皇〉、〈景星〉有「后土（皇）」。

⁹ 〈漢〉班固撰；〈唐〉顏師古注；楊家駱主編《漢書》（台北：鼎文書局，民國75年），p.1506

¹⁰ 〈明〉徐獻忠《樂府原》，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303冊。

¹¹ 〈清〉沈欽韓《漢書疏證》，卷十四，收在《漢書疏證（外二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¹² 《漢書·郊祀志·下》P.1245

尊者」是至尊？還是諸神之一？若結合下一句的「四方之神」來看，顏師古似乎是認為此「帝」與下四章鄒子樂的四方之神是不同等級的，「帝」明顯高於「四方之神」。漢郊祀十九章的主神是太一，五帝為其佐，彼此間的地位是平行關係並無高下之別，顏師古的注釋尚無助此「帝」的理解。

類似的說法見於於明·徐獻忠（1494-1569）的《樂府原·卷二·漢郊祀歌總原》說：「〈練時日〉則迎神曲也；〈帝臨〉則降神曲也；〈青陽〉、〈朱明〉、〈西顛〉、〈玄冥〉，祀四時之貴神也。」又說：「〈帝臨〉是「此合監天地而降監之詞也。」¹⁰，雖未明言此神究竟是何神，但明顯區隔〈帝臨〉與〈青陽〉以下四章，和顏師古的「天神尊者」接近。

二、「帝」為「天子」：

北宋專精秦漢史的劉敞（1022-1088），著有《兩漢書刊誤》，其書雖佚，但在清·沈欽韓（1775-1831）《漢書疏證》中「嘉服上黃」條注引劉敞之說¹¹：

予謂此帝指天子耳。後之「制數以五」，即謂武帝改服色而尚黃，數用五色。言「后土富媪」者，由漢以土德也。顏緣中壇，故疑是祠祭，但以堂壇論中央中。

「後之制數以五」是指〈帝臨〉篇有「清和六和，制數以五」句；武帝改服色而尚黃」是指武帝太初元年，「以正月為歲首，而色上黃，

官更印章以五字」¹²，「言后土富媪者」是指〈帝臨〉篇有「后土富媪，昭明三光」句。「顏緣中壇」是說祭壇的顏色與祭祀的主神相關。若依劉放說法，「帝臨中壇」就是祭祀時主祭的天子了，最初就是指漢武帝，亦即此章是讚頌武帝的改制，若依此詮釋就得將〈帝臨〉與〈青陽〉四章割裂處理，做為太一佐的五帝就沒有下落了。

劉放的主張後世學者多不認同，宋·吳仁傑《兩漢書刊誤補遺·卷四·富媪條》就說：「此章言「帝臨中壇」，繼之以〈青陽〉、〈朱明〉、〈西顛〉、〈玄冥〉四章，蓋五方帝所歌也。師古以帝為天神，〈刊誤〉以為天子，皆與志不合，此帝謂下方之帝，〈月令〉中央土是也。」亦即應該將〈帝臨〉與其後的四章併觀，即從《禮記·月令》的「中央土……其帝黃帝，其神后土」來解釋。

三、「帝」是配享的漢高祖皇帝

清·周壽昌(1814-1884)《漢書注校補》提出了帝是配饗的高祖，其說以為¹³：

顏以帝為天，皆誤訓也。第一章〈練時日〉屢稱「靈」者，天也。此下稱「帝」者，皆頌高帝，郊祀時高帝配享也。歌中如「海內安寧、興文匡武」、「隅辟越遠，四路咸服」、「既畏茲威，惟慕純德」，「易亂除邪，革正異俗」、「兆民反本，抱素懷樸」、「條理信義，望禮五嶽」等句，豈是頌天之語乎？至第七章云「惟泰元尊，媪神蕃釐」說天地，下即云「經緯天地」云云，又屬之帝矣，故末以「招搖靈旗、九夷賓將」語終之。

周壽昌的意思是郊祀歌中稱「靈」者是天、天神，稱「帝」者是郊祀天地時配享的高祖，所以在〈帝臨〉、〈青陽〉、〈朱明〉、〈西顛〉、〈玄冥〉這些篇章中才屢見治國安邦之類相關的語詞，這些語詞不是用來是頌天，若依周壽昌之說這五章都應該是配饗之歌了。

郊祀時的確是以祖先配饗，其說或從《後漢書·祭祀志·上》而來：

漢光武平隴、蜀，增廣郊祀，高皇帝配食，樂奏〈青陽〉、〈朱明〉、〈西皓〉、〈玄冥〉、〈雲翹〉、〈育命〉之舞。北郊及祀明堂，並奏樂如南郊。

但光武的以高皇帝配食是平隴之後的事了，光武即位之初的建武元年「為壇營於鄗之陽。祭告天地，采用元始中郊祭故事。六宗群神皆從，未以祖配。」（《後漢書·祭祀志·上》），到了建武二年正月，「初制郊兆於雒陽城南七里，依鄗。采元始中故事。為圓壇八陛，中又為重壇，天地位其上，皆南鄉，西上。其外壇上為五帝位。」（同上），這時候仍都未以高祖配饗，以東漢郊祀制度來詮釋西漢前期的郊祀並不恰當。

但，晉·傅玄(217-278)〈天地郊明堂歌〉明顯模仿漢郊祀歌，〈天郊饗神歌〉與〈地郊饗神歌〉是〈練時日〉的複製，〈降神歌〉、〈明堂饗神歌〉都是四言，章十二句，師法〈帝臨〉的痕跡顯而易見¹⁴：

於赫有晉，膺天景祥。二帝邁德，宣茲重光。我皇受命，奄有萬方。

郊祀配享，禮樂孔章。神祇嘉饗，祖考

¹³ 周壽昌《漢書注校補》，收在同註10所引書。

¹⁴ (唐)房玄齡等撰；楊家駱主編《晉書》(台北：鼎文書局，民國69年)，p.681。若從《晉書·樂志》的「及武帝受命之初，百度草創。泰始二年，詔郊祀明堂禮樂權用魏儀，遵周室肇稱殷禮之義，但改樂章而已，使傅玄為之詞云。」(p.679)則魏郊祀歌就是如此解讀了。

是皇。克昌厥後，保祚無疆。

經始明堂，享祀匪懈。於烈皇考，光配上帝。赫赫上帝，既高既崇。

聖考是配，明德融融。率土敬職，萬方來祭。常于時假，保祚永世。

「奄有萬方」、「萬方來祭」脫胎自「海內安寧，興文匱武」；「率土敬職」不能說不是對應了「后土富媪」，而「神祇嘉饗，祖考是皇」、「於烈皇帝，光配上帝」就直接點明是以祖先配饗，也就是說傅玄是從配饗的解度來理解〈帝臨〉章的，可謂開配饗說的先河了。

四、「帝」為武帝

清初朱嘉徵（1602-1684）《樂府廣序》提出別解，說此篇是武帝臨祀太乙、后土之歌，這和劉歆的帝為天子接近，但略有區別，其持理據是¹⁵：

帝臨祀太乙、后土之歌也。武帝郊雍曰：今上帝親郊而后土無祠，則禮不答也。于元鼎四年立后土祠於汾陰。按《史記·樂書》此曲不與四歌同用。後漢永平中迎五郊之兆，黃帝后土，先秋十八日，樂奏黃鐘之宮歌〈帝臨〉，則同用之。

〈帝臨〉中有「清和六合」、「后土富媪」句，是以朱嘉徵認為是武帝臨祀太乙、后土之歌，但這顯然是誤讀了，此處的「后土富媪」並非武帝郊雍之後所祀立的后土祠，祀后土是〈后皇〉第十四章。

五、「帝」為「中央土」

主張是「帝」為「中央土」與後四章為同系列者頗不乏人，較早提出者為宋·吳仁傑的《兩漢刊誤補遺》¹⁶：

此章言「帝臨中壇」，繼之以〈青陽〉、〈朱明〉、〈西颯〉、〈元冥〉四章，蓋祠五方帝所歌也……此帝謂下方之帝，〈月令〉中央土是也。

到了清代持「帝」即「中央土」者更多，乾隆年間朱乾（?-1777）的《樂府正義》¹⁷就說：

〈帝臨〉五詩，祀五帝也。衛敬仲《漢舊儀》曰：「祭五帝於五時。」《南齊書·樂志》曰：「明堂祀五帝。」漢郊祀歌皆四言。《後漢·祭祀志》：「立春之日，迎春於東郊，歌〈青陽〉；立夏之日，迎夏於南郊，歌〈朱明〉；立秋之日，迎秋於西郊，歌〈西颯〉；立冬之日，迎冬於北郊，歌〈元冥〉。先立秋十八日，郊黃帝，至立秋迎氣於黃郊，奏黃鐘之宮，歌〈帝臨〉。」

稍後於朱乾的王念孫（1744-1832）更提出¹⁸：

《郊祀志》云：「具泰一祠壇，五帝壇環居其下」，猶此歌之言「帝臨中壇」也。又云：「其下四方地為股食」，猶此歌之言「四方承宇」也。若如劉以帝為天子，則與「四方承宇」句，義不相屬。第十五章云：「神之掄，臨壇宇」，此云「帝臨中壇，四方承宇」，文義相同。

¹⁵（清）朱嘉徵《樂府廣序》（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385冊），卷廿二。二。關於朱嘉徵的《樂府廣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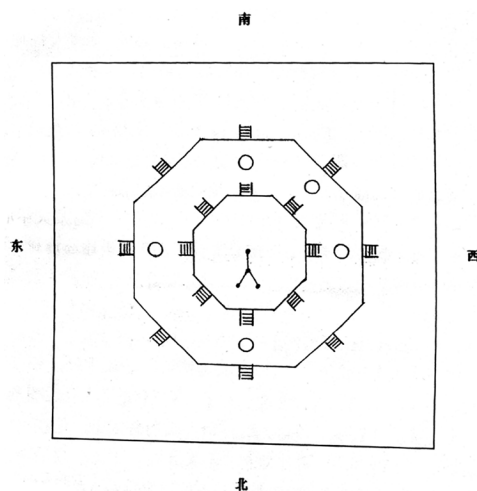
¹⁶（宋）吳仁傑《兩漢刊誤補遺》（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史部第253冊）

¹⁷關於朱乾及其《樂府正義》的考證，參見李兩恒〈朱乾《樂府正義》略論〉，名作欣賞，2013.10

¹⁸（清）王念孫《讀書雜誌·漢書雜誌》，志四之四，（江蘇：江蘇古籍出版社，2000）

吳仁傑、朱乾的解釋仍得靠〈月令〉等文獻立說，王念孫則直就西漢郊祀儀軌論說，直接引《漢書·郊祀祀》的祠壇構造解釋，立論更為充足。後來王先謙（1842-1917）《漢書補注》在〈帝臨〉章末注就逕標「此祀中央黃帝歌」¹⁹。當代詮解漢詩知名的鄭文（1910-2006）也說是：「此祠中央黃帝之歌。」²⁰此後學者多依此說：「帝臨中壇，四方承宇」的「帝」以「中央土」的黃帝最為可能，〈月令〉說「其帝黃帝，其神后土」，〈帝臨〉中也出現了「后土富媪」。只是「帝臨中壇，四方承宇」不可理解為居於五壇之中位，甘泉太一五帝壇的方位黃帝是列於西南角，若參考李零「甘泉宮太一壇復原圖」²¹：

上層的小八邊形為「紫壇」，其上的Y字形物為「太一」之象；中層大八邊形為「五帝壇」，其上的五個圓圈，東至北依次是青、赤、黃、白、黑「五帝」之位，下層正方形為「四方地」；上中兩層下的「米」字形階道為「鬼道」。



郊祀歌的次序應該是：〈練時日〉為迎神曲，〈帝臨〉及以下的鄒子樂四章為五帝禮讚，〈惟泰一〉為泰一禮讚，〈天地〉為娛神，此八章構成了郊祀歌的第一序列。

〈著者簡歷〉

殷善培

1963年生，出生於台灣基隆，臺灣大學政治大學中國文學博士，曾任新紀元雜誌社主編，現為淡江大學中國文學學系副教授兼系主任。著有《識緯中的宇宙秩序》（2008，花木蘭出版社）、《識緯思想研究》（2008，花木蘭出版社）。

¹⁹ 王先謙《漢書補注（外二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p.485

²⁰ 鄭文《漢詩選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²¹ 李零〈太一崇拜的考古研究〉，收在《中國方術續考》（北京：東方出版社，2000）。